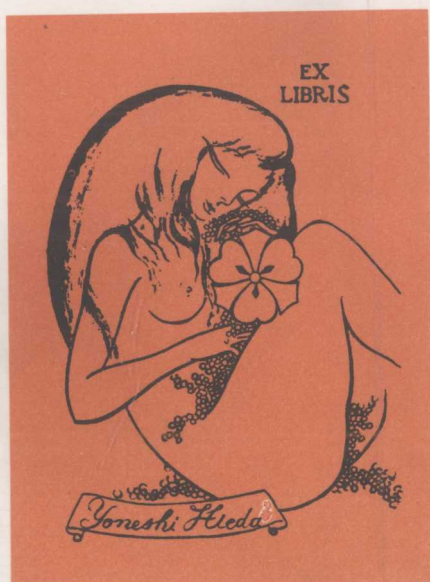


《大家随笔丛书》

学人书话

1444

●——陈子善编



文匯出版社

《大家随笔丛书》

学人书话

◎——陈子善编



文匯出版社

(沪)新登字303号

大家随笔丛书

学人书话

陈子善 编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50号 邮编2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5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048 1/32

1995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47,000

印数: 1—5000 印张: 8.25

ISBN7—80531—303—2/G·196

定价: 7.00元

前 言

一般而言，所有同生活及生存相关涉的感受性表述，都可以统摄到散文和随笔的范畴之下：大至生命感悟艺术感受，小到日常起居柴米油盐，在作家们的笔下均可发而为文，这是当今作家们的有幸；而从散文中捕捉种种生活现象与生存状态，则是当今读者们的有幸。正是这两种幸事，共同促成了散文的繁荣。

形散而神不散，似乎是对散文的最凝炼概括。所以形散，为的是使作者和读者均能逃避板着面孔的高头讲章，从而在短暂片刻的休闲与度假中觅得真趣。但形散的同时还有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约束，这所谓的“矩”，就是作者的“有心”，就是散文的“神”。所以汪曾祺说：“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散文可以提供有文化的休息。”

“休息”而有“文化”：决定了散文的作者在为

2 大家随笔

文时，必须“有心”地或揭示某种人生真谛，或传递某种生活情怀，或倡导某种人文理想，或表达某种终极关怀……而理解和感受这些，同样要求“有心”的读者具备同情式的期待视野，即如维柯所言的“只有精神才能够理解精神本身”。“有文化的休息”具备有所牵涉的写作和志趣相投的阅读的双重蕴涵。

在散文小品(集)盛行文坛的今天，我们再来编选汇集，诚然是一种不小的冒险和挑战；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经历冒险和挑战的实即我们的散文观。因为任何一种散文小品集都是编选者基本散文观的一次告白。从理论上讲，尽管各种类型的散文已洋洋大观，各类散文观亦层出不穷，但在另样的散文观透视下，总会显出它的某些不足。比如，在音响器材不断“发烧”的今天，听听学者作家们的“乐话”总不算是一种奢侈；在读书和知识被各色人等标榜的今天，读读学者作家们的“书话”才是一种福份；在都市不断膨胀的今天，对都市生活和都市散文保持自觉的清醒，也许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因此，这套《大家随笔丛书》是我们的散文观所进行的一次推理活动，在此，“大家”是被极其宽泛地加以界定的。丛书的编选最初由“学者散文”的概念引导，重点落在大陆、台港及海外的著名华人学者作家的乐话、书话和旧话佳作，同时兼及时下活跃文坛的知名作家的“闲话”及本世纪以来西方名家的“情话”。丛书的编选既注重文章的“新”和作者的

“名”，更注重文章的论题、立意和视野。在这些短小精悍的随笔中，音乐被迻译为灵界的话言，书籍被迻译为人生的故事，学识被迻译为人格的力量，闲情被迻译为心灵的旁白，爱情被迻译为生命的状态，从中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作者的率性真情，更能够亲历作者的精神旅程，从而真正进入到作者们的人文感情世界。该套丛书的另一特色，在于其相当数量的作者为台港和海外的华人作家学者，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底气，看待世事人生的独特视野，均能为我们大陆读者廓开一方崭新的天地。

但愿我们的“有心”能够使广大读者好好地享受一次“有文化的休息”。

陈子善

1994年8月于上海

目 录

前言·····	陈子善 (1)
书房·····	梁实秋 (1)
书斋·书灾·····	余光中 (6)
三月曝书·····	林文月 (15)
夜读杂记·····	洛 夫 (23)
书家春秋·····	亮 轩 (29)
书痴闲话·····	吴兴文 (35)
“爱书人”的寂寞·····	刘兆祐 (38)
渴望书葬·····	赵淑敏 (41)
说“书”·····	何怀硕 (45)
“书”的几类接触·····	赵 云 (48)
“书”的存在主义·····	庄裕安 (58)
由绘画解读阅读空间·····	林大为 (60)
百科全书之恋·····	陈 黎 (65)
牯岭拾遗·····	朴 子 (69)

2 大家随笔

- 个性书店……………隐 地 (78)
- 藏书票的“味道”……………黄碧端 (81)
- 书籍与我……………徐 诤 (84)
- 藏书家的心事……………董 桥 (90)
- 藏书与意识形态……………董 桥 (95)
- 书累……………胡金铨 (103)
- 享福的人受苦了……………黄维梁 (112)
- 书奴搬家记……………潘铭藻 (119)
- 车喧斋随笔……………潘铭藻 (124)
- 像西西这样的一个读者……………陈辉扬 (131)
- 猎书小记……………黄俊东 (136)
- 书痴之“小花”……………黄继持 (141)
- 图书……………西 西 (144)
- 图书馆……………迈 克 (146)
- 剑桥一书贾……………金耀基 (148)
- 特别的书店……………杜 渐 (157)
- 谈谈谈书的书……………董 桥 (161)
- 我和书……………吴鲁芹 (171)
- “象牙塔”内的臆想……………李欧梵 (177)
- 书、书架与我……………欧阳子 (186)
- 书房……………庄 因 (192)
- 看闲书……………乔志高 (199)
- 一个“闲书呆子”的自白……………李欧梵 (207)

职业读书人·····	刘绍铭 (212)
无聊才读书·····	陈若曦 (216)
我与书癖·····	丛 甦 (221)
书到用时方恨多·····	张 错 (229)
借书·····	思 果 (238)
选本·····	思 果 (244)
后记·····	陈子善 (251)

书 房

〔台湾〕梁实秋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书香是与铜臭相对待的。其实书未必香，铜亦未必臭。周彝商鼎，古色斑烂，终日摩娑亦不觉其臭，铸成钱币才沾染市俚味，可是不复流通的布泉刀错又常为高人赏玩之资。书之所以为香，大概是指松烟油墨印上了毛边连史后不大通风的书房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怪味，不是桂馥兰熏，也不是霉烂馊臭，是一股混合的难以形容的怪味。这种怪味只有书房里才有，而只有士大夫人家才有书房。书香人家之得名大概是以此。

寒窗之下苦读的学子多是没有书房，囊萤凿壁的就更不用说。所以对于寒苦的读书人，书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豪华神仙世界。伊士珍《琅嬛记》：“张华游于洞宫，遇一人引至一处，别是天地，每室各有奇书，华历观诸室书，皆汉以前事，多所未闻者，问其

地，曰：‘琅嬛福地也。’”这是一位读书人希求冥想一个理想的读书之所，乃托之于神仙梦境。其实除了赤贫的人囊橐不继谈不到书房外，一般的读书人，如果肯要一个书房，还是可以好好布置出一个来的。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来亨鸡，也有人分出一间房子养狗，就是匀不出一间做书房。我还见过一位富有的知识分子，他不但没有书房，也没有书桌，我亲见他的公子趴在地板上读书，他的女公子用一块木板在沙发上写字。

一个正常的良好的人家，每个孩子应该拥有一个书桌，主人应该拥有一间书房。书房的用途是庋藏图书并可读书写作于其间，不是用以公开展览藉以骄人的。“丈夫拥有万卷书，何假南面百城！”这种话好像是很潇洒而狂傲。其实是心尚未安无可奈何的解嘲语，徒见其不丈夫。书房不在大，亦不在设备佳，适合自己的需要便是。局促在几尺宽的走廊一角，只要放得下一张书桌，依然可以作为一个读书写作的工厂，大量出货。光线要好，空气要流通，红袖添香是不必要的，既没有香，“素腕举，红袖长”反倒会令人心有别注。书房的大小好坏，和一个读书写作的成绩之多少高低，往往不成正比例。有好多著名作品是在监狱里写的。

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的榻木庐为第一，在青岛的一个小小的山头上，这书房并不与其寓邸相连，是单独的一栋。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

香，没有尘嚣市扰。《太平清话》：“李德茂环积坟籍，名曰书城。”我想那书城未必能和楮木庐相比。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框里，框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烫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微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小小的一幅横额是沈尹默写的。是北平式的平房，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序。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闻一多的书房，和“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一样，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在青岛的时候，他仿效青岛大学图书馆庋藏中文图书的办法，给成套的中文书装制蓝布面，用白粉写上宋体字的书名，直立在书架上。这样的装备应该是很整齐可观，但是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献祭的行列了，其结

果是短榻上、地板上，惟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于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潘光旦在清华南院的书房另有一种情趣。他是以优生学专家的素养来从事我国谱牒学研究的学者，他的书房收藏这类图书极富。他喜欢用书槌，那就是用两块木板将一套书夹起来，立在书架上。他在每套书系上一根竹制的书签，签上写着书名。这种书签实在很别致，不知杜工部《将赴草堂途中有作》所谓“书签药里封尘网”的书签是否即系此物。光旦一直在北平，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晚年丧偶，又复失明，想来他书房中那些书签早已封尘网了！

汗牛充栋，未必是福。丧乱之中，牛将安觅？多少爱书的人士都把他们的苦心聚集的图书抛弃了，而且再也鼓不起勇气重建一个像样的书房。藏书而充栋，确有其必要，例如从前我家有一部小字本的图书集成，摆满上与梁斋的靠着整垛山墙的书架，取上层的书须用梯子，爬上爬下很不方便，可是充栋的书架有时仍是不可少。我来台湾后，一时兴起，兴建了一个连在墙上的大书架，邻居绸缎商过来参观，叹曰：

“造这样大的木架有什么用，给我摆列绸缎尺头倒还合用。”他的话是不错的，书不能令人致富。书还给人带来麻烦，能像郝隆那样七月七日在太阳底下晒肚子就好，否则不堪衣鱼之扰，真不如尽量的把图书塞入

腹笥，晒起来方便，运起来也方便。如果图书都能作成“显微胶片”纳入腹中，或者放映在脑子里，则书房就成为不必要的了。

（选自《雅舍小品》三集，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

书斋·书灾

〔台湾〕余光中

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子。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中世纪的哥德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勒布街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一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稿，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

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且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菁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诺，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惘？）。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影已步入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读文学史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

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得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